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二集 第四卷 愚郡守玉殿生春

人家養子願聰明，我被聰明誤一生。 但願生兒愚且蠢，無災無難到公卿。

這一首詩，是宋學士蘇東坡先生之作。那蘇東坡是個絕世聰明之人，卻怎麼做這首詩？只因他一生倚著「聰明」二字，隨胸中學問如傾江倒峽而來，一些忌憚遮攔沒有，逢著便說，遇著便諫，或是詩賦，或是笑話，衝口而出，不是譏刺朝廷政治得失，便是取笑各官貪庸不職之事，那方頭巾、腐道學，尤要譏諷。以此人人怨恨、個個切齒，把他誣陷下在獄中，幾番要致之死地。幸遇聖主哀憐他是個有才之人、忠心之士，保全愛護，救了他性命。蘇東坡曉得一生吃虧在「聰明」二字，所以有感作這首詩，然與其聰明反被聰明誤，不如做個愚蠢之人，一生無災無難，安安穩穩，做到九棘三槐，極品垂朝，何等快活，何等自在！愚蠢之人，反好過聰明萬倍。從來道「聰明偏受聰明苦，癡呆越享癡呆福」，奉勸世上聰明人，切不可笑那愚蠢漢子，那愚蠢漢子盡有得便宜處。

話說我朝洪武爺一統天下之後，每好微行察其事體，凡有一詩一賦、一言一句之長，便賜以官爵，立刻顯榮。那聰明有才學的，答應得來，這是本分內事，不足為奇。一日到國子監，一個廚子獻茶，甚是小心稱旨。洪武爺龍顏大喜，即刻賜以五品冠帶。看官，你道一個廚子不過是供人飲食之人，拿刀切肉，終日在灶下燒火抹鍋，擦洗碗盞，弄砧板，吹火筒，調鹽醬，剝魚膾，剝蔥蒜，蒸饅頭，做卷蒸，打扁食，下粉湯，豈不是個賤役？一朝遭際聖主，就做了個大大的五品官兒，可不是命裡該貴，自然少他的不得！此事傳滿了京師。一日，洪武爺又出私行，星月之下，見個老書生聞知此事，不住在那裡歎息道：「俺一生讀書，辛苦數十年，反不如這個廚子一盞茶發跡得快。早知如此，俺不免也去做個廚子，僥倖得個官兒，亦未可知。」因而吟兩句詩道：

十載寒窗下，何如一盞茶。

洪武爺聞之，隨即續吟二句道：

他才不如你，你命不如他。

那老書生聞之，遂歎息數聲而去。

說話的，你道從古至今，有得幾個廚子做官；若是廚子要做官，卻不似黃鼠狼躲在陰溝洞裡思量天鵝肉吃，不要說日裡不穩，就是夜裡做夢也還不穩哩。據老書生這般說將起來，人生在世，不要做別的事，但只是腰裡插了兩把廚刀，手裡拿了蒸籠，終日在人酒案子前，托盤弄盞，准准就有一頂紗帽戴哩。噢！也要有他的命運。正是：

命該發跡，廚子拜職。

命該貧窮，才子脫空。

總之，人生八個字，弄得你七顛八倒，把人測摸不定。那《巧書生金鑾失對》內載那吳與弼正當召對之時，頂門上蠍子一尾鉤螫著，這一鉤名為「禍鉤」。又有一個官被蜈蚣一口咬住，反咬出一個侍郎來。這一咬名為「福咬」。世上江北最多蠍子，江南最多蜈蚣，身長七八寸，頭紅，身子節節如黑漆有光，其腳甚多，俗名「百腳」，大者長尺餘，若滿一尺之外，首尾相屈，能乘空而行，專要飛到那龍頭上，食龍之腦，以此天雷時常要擊死；其兩鉗如鐵之硬，甚是利害，一口咬住，滿身紅腫，疼痛難當。江南卑濕之地，所以此物甚多，若陰濕之時，或壁上、牀上，都要爬來，以此甚為人害。宋淳熙年間，孝宗皇帝臨朝，一個史寺丞適當輪對之時，不提防夜宿朝房，一條蜈蚣鑽在史寺丞衣內，孝宗問他以高宗往日之事，恰好被蜈蚣在手臂上著實咬上一口，史寺丞一時疼痛難禁，不覺兩淚交流。孝宗問道：「卿何故淚下？」史寺丞無可奈何，只得扯個謊道：「臣思先帝在日之恩德耳。」孝宗皇帝天性甚孝，見史寺丞之言，感動其心，不覺也流下淚來，即刻起駕進宮。明日，御批史寺丞為侍郎之職。看官，你道同一咬人之物，一個咬出好來，一個咬出禍來，只這一口一尾，貴賤貧窮，天懸地絕，可不是前生命運。有詩為證：

蠍子螫成貧士，蜈蚣咬出侍郎。

世事千奇百怪，何須計較商量！

在下先說這兩個故事，引入正回。這個故事，也就出在宋孝宗朝代，改元淳熙。那時孝宗英明，有恢復中原之意，戒燕安之鴆毒，躬御鞍馬，以習勤勞之事，嘗用精鐵打為柱杖，行住攜持，宦官宮妾，莫敢睨視。一日遊於後苑，偶然忘攜，命兩小黃門取來。小黃門拖之不動，只得用盡力氣，兩個抬之而來。時召諸將擊鞠殿中，雖風雨亦張油幕，布沙除地。群臣以宗廟之重，不宜乘危，交章進諫，孝宗亦不聽。一日親按鞠，折旋稍久，馬不勝勞，遂逸入廊廡之間，簷低觸楣，俠陸驚呼失色，亟來奔控，馬已馳過矣，上擁帽垂立，徐扶而下，神采不動，殿下都稱「萬歲」。又於宮中射箭，其志勤恢復如此。以此每每留意人才，凡歲貢士，親試策問。一日朝見高宗，高宗道：「天下事不必乘快，要在堅忍，終於有成。」孝宗再拜回宮，大書此二句揭於選德殿。乙巳年集英殿傳臚，宰相讀到一卷，其首二句道：

天下未嘗有難成之事，人主不可無堅忍之心。

孝宗見這二句，恰好合著高宗的聖意，心中大喜，遂賜狀元及第。這不是極好的了。然就這一榜中，卻有一個人，姓趙名雄字溫叔，是資州人。這溫叔生來不十分聰明，說話又不伶俐，及至長大，就如黃楊樹變的，三年長一寸，雷響縮一尺，別人指望兒子成人長大，一日聰明一日，唯有趙雄反縮到泥裡去了。父母以此大恨，每每道：「俺家前世怎生不積不幸，生出這個徹骨呆笨兒子。」從來道：「寧養頑子，莫養呆子。」那頑子翻天攪地，目下雖然恭集（上吉中 下大），日後定有升騰的日子。呆子終日不言不語，一些人事不懂，到底是個無用之物，卻不是悔他的臭氣麼？七八歲的時節，父母見他性呆，也不叫他到學堂裡去讀書識字，直到十歲之時，父母見他在家無事得做，兩個商量道：「呆子在家無事得做，越發弄得呆頭呆腦，真個呆出鳥來，再過幾時好送他到古廟做尊泥菩薩，受用些香煙哩。還是送他到隔壁李先生那裡去，學識兩個字，明日也好書寫帳簿，終不然把他做廢物看不成？」看官，你道一般的人，趙雄恁般呆笨，卻是為何，宋時臨安風俗，臘月除夜，那街上小兒童，三五成群，繞街叫喚，名為「賣呆歌」。那「賣呆歌」甚為有趣，道：

賣癡呆，千貫賣汝癡，萬貫賣汝呆，現賣盡多送，要除隨我來。

那趙雄想是臘月除夜在臨安街上遇著這些小孩子，竟買了幾百擔，又除了他幾千擔回去，所以做了墨屎的元帥、懵懂的祖師。

閒話休題，他父母揀個曆日上開心的日子，備了一封贄儀，送到李先生處讀書識字，果然是：

鑿不開的混沌，刮不去的愚蒙。

讀了幾日書，只記得「天地玄黃」四字，到第二句「宇宙洪荒」便挨不去，奈何得先生終日口燥唇乾，好生煩苦。貼鄰一個張老官說道：「這孩子恁般愚魯，想是心竅中迷塞之故，須一日吃一丸狀元丸方好。那狀元丸中的茯神、遠志、石菖蒲，都是開通心竅之藥。」說話的有所不知，若是心竅閉塞，吃了這藥，自然靈驗，趙家孩童是個無竅之人，吃藥去也沒用處。就把遠志、石菖蒲等樣買了數百斤，煎成一大鍋，就像《西遊記》中五莊觀混元大仙要用滾油煎孫行者的一般，把趙家孩童和頭和腦浸在水內一二年，也不過浸得眼白口開肚脹而已，到底心竅只是不通。父母也只得任其自然，不去督責他的功課。看看到了十六七歲之時，人大志大，守著這個書本子，畢竟也讀了些書下去。那時方會得對課，你道他對的課是怎麼樣妙的？李先生道：

一雙征雁向南飛，

趙雄對道：

兩隻燒鵝朝北走。

李先生道：

門前綠水流將去，
趙雄對道：

屋裡青山跳出來。

凡是所對之課，都是如此。後來直到二十歲外，自知愚魯，發憤攻書，也漸漸通其一竅，雖比不得別人聰明伶俐，學做文字，也曉得寫兩個「之乎者也」，不比當日「兩隻燒鵝朝北走」的對法了。

他雖資性愚魯，卻有一著最妙之事，是敬重字紙，因李先生教他看日記故事，說王曾的父親一生敬重字紙，凡是污穢之處、垃圾場中，或有遺棄在地下的字紙，王曾父親定然拾將起來，清水洗淨，曬乾焚化，投在長流水中，如此多年。一日夢見孔聖人對他說道：「汝一生敬重字紙，陰功浩大，當賜汝一貴子，大汝門戶。」果然生出王曾，中了三元。趙雄見李先生講這一段故事，便牢牢記在心上道：「我一生愚蠢，為人厭憎，多是前生不惜字紙之故。今生若再不惜字紙，連人身也沒得做了。」遂虔誠發心，敬重字紙，如同珍寶一般，再不輕棄。果然念頭虔誠，自有報應。後來父母與他納了個上舍，不過要他撐持門戶而已；將近三十歲，那筆下「之乎者也」一發寫得順溜起來，與原先大是不同。趙雄也覺得有些意興發動，負了技藝，便要赴臨安來科舉。你道一個極愚魯之人，略略寫得兩個「之乎者也」，便要指望求取功名，場中赴選，十個人笑歪了九個的嘴。這明明是《琵琶記》上道：「天地玄黃，記得三兩行，才學無些子，只是賭命強。」這樣的話，只好作笑話兒說，那有當真之事。就是場中一聯要對，也是難做的。不知天下竟有意外之事。比如場中試官，都要中那好舉子，誰肯將不好的中出？那有眼睛的，自不必說了，就是沒眼睛的試官，免不得將那水晶眼磨擦一磨擦，吃上兩圓明目地黃丸。不知暗中自有朱衣神作主，直弄得試官頭昏眼悶，好的看做不好，不好的看做好，這都是舉子命運所招。若是舉子命運不好，就是孔夫子打個草稿，子游、子夏修飾詞華，屈原把筆，司馬相如磨墨，揚雄捧紙，李斯寫字，做成一篇錦繡文字，獻與試官，那試官把頭連搖幾搖，也不過與「上大人，孔乙己」字兒一樣。若是舉子命運好，且不要說《牡丹亭記》上道「國家之和賊，如裡老之和事。天子之守國，如女子之守身。南朝之戰北，如老陽之戰陰」這樣的文字要中狀元，就是「之乎者也矣焉哉」七個字顛來倒去寫在紙上，越覺得文字花碌碌的好看，越讀越有滋味，言言錦繡，字字珠璣。就是那「兩隻燒鵝朝北走」、「屋裡青山跳出來」那般對句，安知沒有試官不說他新奇出格有趣？真是不願文章中天下，只願文章中試官。就是吃了聖水金丹，做了那五穀輪回文字，有那喜歡的收了他去，隨你真正出經入史之文，反不如放屁文字發跡得快。世上有什麼清頭？有什麼憑據？

話說那趙雄要來科舉，豈不是一場笑話？況且臨安帝都之地，人文湊集之鄉，難道偏少你這個「天地玄黃」的秀才不成！臨安人那一個不知道趙雄是資州有名的趙癡，今聞得來科舉，臨安人的口嘴好不輕薄，就做四句口號嘲笑他道：

可憐趙溫叔，也要赴科場。文章不會做，專來吃粉湯。

那趙雄聞得街坊上人如此嘲笑他，胸中有自知之明，不敢與人爭論，只做不知。一日載酒肴到於兩山遊玩，見樹林之下，一具屍骸暴露在地，但見：

五臟都為鴉鳥啄殘，四肢盡屬豬狗咬壞。零星白骨，曾無黃土遮藏。碎爛屍骸，那有青苔

掩覆？螻蟻啣食，蠅蚋群攢。倘莊子見觸髅，當先問其來歷。如文王遇枯骨，必然埋以土泥。

那趙雄見了這具屍骸，心下好生悽慘道：「不知誰家骨殖如此暴露！」便叫小廝借得鋤頭一柄，主僕二人將此骸骨埋於土泥之中。埋完，又滴酒澆奠而回。歸於旅店，飲酒已畢，伏幾而臥。只見一陣冷風逼人，風過處，閃出一個女子，到桌子前面，深深拜謝道：「妾即日間所埋之骸骨也。終朝暴露，日曬風吹，好生愁苦。感蒙相公埋葬之德，又蒙滴酒澆奠，恩同天地，無以為報，願扶助相公名題金榜。相公進場之日，但於論冒中用三個『古』字，決然高中。牢記牢記，切勿與人說知！」道罷而去。趙雄醒來，大以為怪，暗暗道：「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」進場之日，勉強用了三個「古」字，那文章也不過是叶韻而已。不意揭榜之日，果然高中。

看官，你道是怎麼樣原故？原來這個試官是汪玉山，與個同窗朋友相好，幾番要扶持那個朋友做官。今幸其便，預先通一個關節與這個朋友，要論冒中三個「古」字，暗約端正。不意這個朋友忽然患起瘧疾病來，進不得場。女鬼將這個關節送與趙雄，做了報德之資。汪玉山在場中見了這個關節，暗暗得意，不論文字好歹，便圈圈點點起來。怎知暗地裡被鬼神換了錦包兒，及至拆開名來一看，乃是趙雄，資州人氏，老大驚疑，然也無可奈何。報人報到了寓處，連趙雄也自不信自起來，一連報了數次，方知是真。參了汪玉山之時，汪玉山將錯就錯，也只得胡亂認了門生。後來趙雄每見汪玉山之時，不能吐其一詞，就像木偶人一般，汪玉山甚是懊悔。又訪得是資州有名的趙癡，一發羞慚無地。臨安府眾人等見中了趙癡，沒一個不笑話，又傳出數句口號道：

趙溫叔，吃粉湯。盲試官，沒眼眶。中出「天地玄」，笑倒滿街坊。

汪玉山聞得這個口號，幾乎羞死。後來細細問趙雄道：「賢友論冒中用三個『古』字，卻是謂何？」趙雄生性一味老實，遂把埋骸骨、女鬼感恩報德、托夢要用三個「古」字方得中舉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汪玉山默然無言，方曉得場屋之中真有鬼神，不可僥倖，不可作弊。趙雄乃是陰德之報。後來又問那個朋友，始知進場之時發起瘧疾病來，搖得牀帳都動，進場不得。及至貢院門封鎖方完，那瘧疾病又就住了。汪玉山聞得，付之一聲長歎而已。有詩為證：

三個「古」字關節，卻被趙雄暗竊。

非關點鬼揄揶，「陰德」二字真切。

話說趙雄從睡夢中得了一個舉人，父母在家，報事人來報了實信，好生吃驚。夫妻二人都道：「怎生有此怪異之事，莫不是我兒子文章原好，我們這裡人都不識得？今到了皇都地面，方才撞著識主，便賣了去。早知如此，怎生輕薄他，把他做癡呆漢子看成！」那隔壁李先生、張老官都一齊吃驚，就像啞了的一般，口裡卻不敢說出他不好來，只將他日常裡對的課，並做的文字翻出來，細細一看，實難奉承說個「通」字。資州合城人民無不以為奇。自此之後，人人摩拳，個個擦掌，不要說那識字的抱了這本《百家姓》只當詩賦，袖了這本《千字文》只當萬言策，就是那三家村裡一字不識的小孩童、癡老狗、扒柴的、牧牛的、擔糞的、鋤田的，沒一個不起個功名之念，都思量去考童生，做秀才，納上舍，做舉子，中進士，戴紗帽，穿朝靴，害得那資州人都像害了失心風的一般。

閒話休題，那趙雄在於臨安，同榜之人因他文理不通，都指指搵搵，十分輕薄，不與他做相知，睬也不睬著他。趙雄曉得自己的毛病，也並不嗔怪人。看看到了會試之時，合天下舉子都紛紛而來，趙雄暗暗的道：「俺僥倖中舉，這也是非常之福了。怎生再敢胡思亂想，不如不進會試場中，到得安穩。」遂絕無進場之念。卻虧得自幼身邊伏侍的一個小廝叫做竭力，一心攬掇他進場，把筆硯衣服，都打點得端正，煮熟了嘎飯，催他進場。趙雄斷然不肯道：「他人便不曉得，你卻自小伏侍俺的人，怎生也不知道？俺生平才學平常，僥倖中舉，已出望外，怎敢再生妄想，豈有兩次僥倖之理？」那竭力道：「相公既僥倖得一次，怎麼見得便僥倖第二次不得？幾曾見中進士的都是飽學秀才，只要命好，有甚定規？休的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。」趙雄被竭力催逼不過，只得勉強進場，坐在席舍之中。那時尚未出題，胸中暗暗打算，其實腹中空疏之極，一字通無，難以支吾，反嗔怪那竭力起來，好生不樂。遂與隔壁號舍裡那個朋友閒談，指望出題之後，要那個朋友指教救急。那人姓王，名江，是個飽學秀才。趙雄問了他的名姓，王江也就請問趙雄名姓。趙雄說出名姓，王江知是文理不通之人，口中不說，心下十分輕薄，便不與他接談。出題之後，趙雄摸頭不是，摸腳不是，做不出文章，甚是著忙。直做到下午，不曾做得幾行。你道天下有這般湊巧之事，那王江論策做完，甚是得意，正要謄清在卷子上，不期一陣急心痛起來，不住聲喚。趙雄正在搜索枯腸之際，聞得王江聲喚，一發攪得心中粉碎，連一字也做不出了，巴不得王江住了疼痛，還指望有幾句文字寫出來。遂不住去問王江道：「王朋友，怎生如此疼痛？莫不是受了寒氣，以致如此！」怎知那王江卻也古怪，這一痛，便痛個不住，停了半晌，稍住片時，王江掙扎，提起筆來要寫，心中又痛起來。這一痛，直

痛得攪腸攪肚，幾乎要死，急得那趙雄手足無措，暗暗道：「俺直如此命蹇，僥倖中舉，不欲進場，卻被竭力催逼，勉強進來，不期撞著這個不湊趣的朋友，叫痛叫疼，一字也寫不出，怎生是好？」又去溫存那王江數次。這也是事出於無奈，不是什麼相厚之意。你道那王江真也好笑，若是心痛稍定，王江勉強要騰清之時，心痛轉加，自料薄命，不該中其進士，只得歎口氣道：「罷了！」因見趙雄做人甚好，不唯不厭他叫疼叫痛，反幾番去溫存他，就把這卷子上草稿，付與趙雄道：「小弟做這論策，甚是得意，正要騰清，不期心痛轉加，料難終事。今轉送與兄騰清卷上，倘得高捷，不忘小弟便是。」那趙雄喜之不勝，樂之有餘，暗暗的道：「難得這救命王菩薩，救了俺今日之急。」遂連聲作謝道：「小弟借仁兄之力，倘得僥倖，皆係仁兄之賜，異日自當效犬馬之報。」說罷，那王江心中愈加痛疼，蹲坐不牢，只得扶病而出。王江去後，趙雄把他草稿一看，真言言錦繡、字字珠璣，遂做了個謄錄生，一筆寫完。果是戲文上道：「三場盡是倩人做，一字全然匪我為。」出場之後，就去拜望王江。王江在旅店之中，方才病好。趙雄遂與王江八拜為交，結為兄弟，對王江道：「此後小弟倘得僥倖，萬望仁兄海涵，切勿向人前泄漏此事，自當圖報。」王江再三應允。揭榜之日，趙雄果然高中，將論策刊布流傳，人人道好，個個稱奇，都說趙雄向日是文理不通之人，怎生一變至通如此！報到資州，父母、鄉里一發說他是個真正有意思的人了。自此之後，竟洗脫了向日「趙癡」二字，廷試之日，又虧他記得幾篇舊策，將那「之乎者也」零零星星湊寫將來，中第五甲。那宋時進士唱名規矩：

第一名承事郎 第二第三名並文林郎
第一甲賜進士及第 第二甲同進士及第
第三第四甲賜進士出身 第五甲同進士出身

孝宗皇帝親御集英殿拆號，唱進士名，都賜綠襪袍、白簡、黃襯衫。那日趙雄穿了聖人賜的綠襪袍、黃襯衫，執了白簡，揚揚得意，出了東華門，於靈芝寺飲宴：題名，參拜汪玉山。那時汪玉山正做大宗伯，素知他文理不通，忽見他會試卷子，好生吃驚，就問他道：「賢友前日文字恁般平常，今會場文字甚是高超，真『士別三日，刮目相待』也。」趙雄悄悄的對道：「門生只好瞞著他人，怎敢瞞得老師大人，這會場中文字，實非門生所作。」汪玉山道：「是誰人所作？」趙雄又細細述了一遍。汪玉山暗暗點頭道：「人生真自有命。」因趙雄老實至誠，並無一毫遮瞞之意，反覺喜歡。

趙雄先任縣尉，次後漸漸升轉做到西蜀太守。趙雄因自己從陰德上積來的官位，並不敢做一毫傷天理、害人命之事，做人謙和，不貪贓私，在蜀郡五年，不知做了多少方便的事。那時孝宗皇帝辭朝之法甚嚴，就在西蜀不遠萬里，定要來見。趙雄任滿來京，將次辭朝，又適有甄龍友對答不來這一件事，好生放心不下，暗暗的道：「甄龍友是當今第一個才子，問一答十、問十答百之人，走到聖主面前，一字也說不出，況俺生平學疏才淺，不及甄龍友萬倍，口嘴又不伶俐，倘然聖人問些什麼，教俺怎生答應？」肚裡擔上一把干係。次日入朝，心中愈覺忙亂，如小鹿兒撞的一般。上牀去睡，連眼也不曾合得一合。將次三鼓，便一骨碌爬將起來，整頓朝衣襖頭，穿戴端正。只因太早，遂假寐於桌上，恍惚之間，見一尊天神下降。這神道怎生模樣、怎生打扮？

龍眉鳳目，秀色長髯，面如傅粉，唇若塗朱。上戴軟唐巾，身上穿五彩嵌金袞龍袍，腰

係八寶白玉帶，腳踮五雲飛鳳履。左有天鸞，右有地啞，騎白驃子。

那尊神道是九天開化文昌梓童司祿帝君下降。趙雄急忙走起，拜跪迎接。那梓童帝君道：「上帝以汝敬重字紙，陰功浩大，做官愛民恤物，今特佑汝。汝入朝之時，皇帝問道：『卿從峽中來乎？風景如何？』汝但對道：

兩邊山木合，終日子規啼。

不得違吾法旨。」道罷，仍舊騎了白驃，天鸞、地啞二童子簇擁了登雲而去。趙雄驚醒，望空禮拜，隱隱如見。延至五鼓入朝，正是早朝時分。聖天子御殿，靜鞭三下響，文武兩班齊。當下趙雄出班辭朝，山呼舞蹈已畢，孝宗皇帝果然開金口、啟玉音道：「卿從峽中來乎？風景如何？」趙雄急忙奏道：

「兩邊山木合，終日子規啼。」

對罷，龍顏大悅，首肯再三。趙雄退朝，暗暗想道：「這兩句也不知是甚麼說話，聖上這般得意。」那時汪玉山已做到宰相了。次日汪玉山入朝，孝宗道：「昨日蜀中郡守趙雄入對，朕問以峽中風景如何，雄誦兩句杜詩以對，三峽之景，宛然如在目前，可謂善言詩也。可與寺丞、寺簿之官做。」汪玉山出朝來問趙雄道：「汝怎生把這兩句杜詩對答，中了天子之意？」趙雄道：「門生並不知道什麼叫做杜詩，想是隨肚腹中做出便叫杜詩也。」汪玉山道：「這『杜』字，不是肚腹的『肚』字，乃是姓杜的『杜』字。」

『兩邊山木合，終日子規啼』即杜詩也。」趙雄道：「門生一世並不曾讀什麼杜詩，請問杜詩是何人所作？」汪玉山道：「是唐朝杜甫所作，字子美，官為工部之職，是一代詩人之首，從來稱為李、杜之詩，李即是李太白，杜即此人也。」趙雄道：「門生實未曾見。」汪玉山道：「既不曾見，卻怎生便對得來？」趙雄又把平生敬重字紙感得文昌帝君之事說了一遍。汪玉山道：「我道你怎生對得出，原來如此！今聖上要與你寺丞、寺簿之官做，如做了此官，不時召見，你學疏才淺，倘再問對，定然敗露，反為不美，不如仍歸蜀郡安隱。」趙雄道：「門生是無德無能之人，但憑老師指教。」次日，汪玉山入朝，孝宗又問道：「可與趙雄寺丞、寺簿未？」汪玉山奏道：「臣昨以聖意傳語，彼不願留此。」孝宗歎息道：「此人恬退如此，真可嘉也。可與他一個節憲使做。」遂御批為節憲使。聖恩隆重，一連做了數年顯宦，漸漸做到宰相。雖然做到宰相，心中常是懷著一肚鬼胎，道：「俺生平都是僥倖之事，難道僥倖到底不成！當初做外官，還可躲閃，如今做了宰相，日近天顏，倘然一差二誤，天威譴責，取罪非輕，道不得個『欺君』二字麼？」遂屢辭宰相之位。怎當得孝宗見他恬退，不容辭職，天恩日厚。趙雄無可奈何，只得道：「俺左右是靠皇天二字過活一生，眼見得行了一派官運，只得聽天由命，索性大膽做去罷罷。命中就有跌磕踉蹌之事，俺前半世受用已夠，隨皇天吩咐罷了。比那些高才博學之士屈屈陷在泥塗，不得出頭，枉埋沒了他一生學問，雪案螢窗，不知受了多少苦楚，歎了多少苦氣，俺今日強似他萬倍，還慮些什麼來？」遂放寬了這條腸子，正是：

順理行將去，隨天吩咐來。

一日，趙雄將次入朝，只見一個息太守辭朝。閤門吏見這個太守的姓，甚是怪異，便問這太守道：「你怎生姓這般一個怪姓？」息太守答道：「春秋時有個息媯，漢時有個息夫躬，從來有這息姓，怎生說是怪異？」趙雄打從朝房走過，偶然聽得了這句話，記在心下。適值息太守辭朝之後，恰好趙雄奏事。孝宗問道：「適才有一個姓息的太守辭朝，世上怎生有這個怪異之姓？」趙雄即奏道：「春秋時有息媯，漢朝有息夫躬，此是從來所有之姓，非怪異也。」孝宗大喜道：「卿學問該博如此，真『宰相須用讀書人』也。」遂賜蟒衣玉帶。

自此之後，凡有問對，或是夢寐之間影響之際，定有些先兆預報，一一無差，真福至心靈也。尚方珍奇之物，月月賞賜，安安穩穩直做了十二年太平宰相。連那王江，保奏他學問淵博、才識超群，做到三品官職。趙雄因見自己學問不濟，極肯薦舉人才，十二年之內，薦拔士類，不計其數，都為顯宦。妒忌之人，因見他門生故舊佈滿朝班，說他恃寵專權，人人有不足之意。後來大旱七月，一個妒忌他的官兒，做篇賦譏諷他道：

商霖未作，相傳說於高宗；漢旱欲蘇，烹弘羊於孝武。

話說臨安天竺觀音，如有亢旱之事，每每祈禱，便得雨澤。孝宗因大旱，詔迎天竺觀音就明慶寺請禱。又一個官兒，做首詩譏諷他道：

走殺東頭供奉班，傳宣聖旨列人間。

太平宰相堂中坐，天竺觀音卻下山。

趙雄因見滿朝之人都生妒忌，遂上表辭朝而回，歸老林泉，整整又活了二十年而死，真人間全福也。有詩為證：

聰明每被聰明誤，愚蠢翻為宰相身。

世事從來多似此，未須輕薄蠢愚人。